

美国地方媒体与中美民间外交： 梅兰芳 1930 年访美案例研究

洪朝辉 董存发

(福坦莫大学, 美国纽约; 复旦大学 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通过美国地方媒体的广泛和深入的报道,推动了中美民间外交的发展。因为美国地方报刊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不仅具有细节性、故事性和趣味性,而且更具有真实性、批判性和独特性,这正是民间外交取得成功的重要元素。通过地方新闻报道的梳理与分析,能够提供梅兰芳访美的细节报道、京剧评价、文化反思和艺术评论,以及对梅兰芳表演的尖锐批评。地方报刊显然能够强化和细化主流媒体所轻视或忽视的事件,起到补充和补白的功能,提升学者比较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的能力,推动梅兰芳访美演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为中美民间外交侧重地方媒体、草根社区和普通民众提供启示。

【关键词】梅兰芳 访美演出 地方报刊 中美民间外交

著名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于1930年访问美国,取得空前成功,为中美民间外交(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或称P2P Diplomacy)做出了贡献。尽管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①和文化外交^②存在交集,但民间外交是非政府的个人或团体从事非政治的文艺、体育、商业和教育等民众交流(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建立国际之间人与人的草根性(grass roots)联系,^③并通过大众媒体影响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的一种外交行为和努力,也属于一种心与心(heart to heart)交流的外交。^④

根据这一定义,成功的民间外交需要满足几大条件:包括民间主导,没有政府的任何财政支持,如梅兰芳访美的费用完全自费;^⑤也要求非政治形式,如梅

兰芳访美的主要形式就是京剧演出;还需要草根为主,如梅兰芳足迹遍及七大城市,包括西雅图、华盛顿特区、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和檀香山;也少不了贴近民众,如梅兰芳全方位、多层次、宽范围地与美国百姓零距离接触;最不可缺少的是媒体影响,如美国33个州的主流和地方媒体,广泛、深入、持久地报道梅剧团各类活动,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公共舆论取向。

其实,美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向来信奉民间外交的效用。首先是地方媒体,当年参与乒乓外交事件报道的《纽约时报》副主编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有一句名言:“在美国,先有新闻,后有外交政策”(the United States had a press before it had a foreign

[作者简介] 洪朝辉,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历史学教授。

董存发,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① Jan Melissen,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xxiv.

② 高飞、彭昕:《文化外交的学理阐释》,《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3期,第268页。

③ J. Gregory Payne, "Reflections on Public Diplomacy: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4 (2009): 579-580.

④ Anne Turpeau, "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 *World Affairs* 123.4 (Winter, 1960): 104.

⑤ 洪朝辉、董存发:《梅兰芳游美记(1):“京剧外交”何以大获成功?》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63462,《澎湃》,2022年2月16日。

policy)。^① 地方社区也是一大支柱,因为“所有的美国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② 尤其是具体的个人,因为“所有的美国政治都是关于个人的政治”(all politics is personal)。^③

1930年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访美长达整整182天(1930年1月18日到7月18日),用行动践行了中美京剧外交和民间外交。但我们过去的研究大多注重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大报,忽略或轻视了美国地方媒体对梅兰芳访美的反响。其实,地方媒体既深度反映公众舆论,又体现美国地方政治,更与具体个人的观感和观念息息相关。笔者曾经发表的几篇文章,揭示了梅兰芳访美期间,美国主流媒体和著名剧评家对梅兰芳和中国京剧的宏观叙事和高度评价。^④ 尽管这些主流和专家的评价设定了专业、精致和高端的基调,但美国地方媒体的评价角度更新颖、立场更客观、批评更中肯,尤其是它们的报导侧重细节、微观和心灵感受,而且起到主流文献(如梅剧团当事人日记、文章、回忆和美国主流媒体)所难以起到的拾遗补缺的效用与功能。同时,地方媒体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回答了梅兰芳访美演出的一些难点、疑点,甚至填补了个别空白点,为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与课题。

一、交流细节与京剧魅力

民间外交向来注重细节和个人交流,民间外交大业往往寓于深度的人际关系,而美国地方小报的优势之一,就是善于敏锐地跟踪和放大梅兰芳访美的细节,并能独到而又新颖地展现美国民众对中国京剧的见解。

首先,地方报纸往往能够从细节凸显梅兰芳京剧

外交的魅力。以梅兰芳访问洛杉矶为例。尽管梅兰芳在“戏剧之都”纽约百老汇的成功演出轰动全美,成为美国全国性大报和媒体的关注焦点,但他在“电影之都”洛杉矶好莱坞的反响,完全不亚于纽约百老汇,促使梅兰芳成为美国东岸与西岸、戏剧与电影交相辉映的“双子”明星。

当时洛杉矶等地方报刊跟踪的一大热点不是梅兰芳的演出,而是梅兰芳与好莱坞明星玛丽·璧克福(Mary Pickford)的个人交往。璧克福的真名是格拉迪丝·路易斯·史密斯(Gladys Louise Smith, 1892—1979年),她是加拿大和美国的舞台和银幕女演员和制片人,更是美国电影业的先驱,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的36位创始人之一,也是1910年代和1920年代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赢得了“电影女王”(Queen of the Movies)的美誉。由于她在1929年《窈窕淑女》(Coquette)中扮演了第一个有声电影的角色,获得了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76年获得奥斯卡荣誉奖,旨在表彰她对美国电影的卓越贡献。^⑤

梅兰芳抵达洛杉矶的第二天(5月13日),拜访了玛丽·璧克福。璧克福还是好莱坞影帝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的夫人,他们夫妇一直盛情邀请梅兰芳下榻他们在洛杉矶的飞来福别墅(Fairford)。此名取自范朋克Fairbanks前部分的“Fair”和璧克福Pickford的后部分“ford”。梅兰芳在旧金山时,范朋克就多次发电报邀请梅兰芳入住其洛杉矶的别墅。由于范朋克临时有急事去英国,特由其夫人璧克福代为招待。别墅位于Santa Monica海岸,背靠绝壁,前临太平洋,院内有海水游泳池,“每日晨起,除在园中或洋岸(指太平洋岸——作者注)散步外,凭几芸窗,小

① James Reston, “The Press, the President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44 (1966): 554. 详见:Zhaohui Hong and Yi Sun, “The Butterfly Effect and the Making of ‘Ping-Pong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5 (2000): 440-446.

② Charles Pierce, “Tip O’Neill’s Idea that all Politics is Local is How Government Dies,” *Esquire*, July 17, 2015. <https://www.esquire.com/news-politics/politics/news/a36522/how-all-government-is-local-and-thats-how-it-dies/>.

③ Ralph Wright, *All Politics is Personal* (NY: Marshall Jones Co., 1996).

④ 参见洪朝辉、董存发:《梅兰芳游美记(1):“京剧外交”何以大获成功》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63462;《梅兰芳游美记(2):在美国讲述京剧故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63464;《梅兰芳游美记(3):舆论与票房:受众反馈留下哪些启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63464,《澎湃》,2022年2月16日;洪朝辉、董存发:《中学西传的杰作——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与文化在地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12~25页;洪朝辉、董存发:《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新亮点——从边缘视角观察梅兰芳访美》,《南国学术》2023年第1期,第97~110页;董存发、洪朝辉:《梅兰芳访美演出场次考》,《戏曲艺术》2023年第1期,第10~20页。

⑤ Eileen Whitfield, *Pickford: The Woman Who Made Hollywood*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8, 25, 28, 115, 125, 126, 131, 300, 376.

坐片时,耳听涛声渔唱,眼观云影浪花”。齐如山专门为此撰写了“飞来福别庄小住记”以“答主人之厚意云耳”!^①梅绍武在《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中,也特别提到这个“凡福别墅”曾接待过许多国际名人,包括英国作家毛姆、科学家爱因斯坦、苏联导演爱森斯坦等名人。^②当天,璧克福在其好莱坞影城的工作室(the United Artists' Studio),举行私人招待午餐会,好莱坞名流陪同出席,中方陪同人员有张彭春、张禹九、梅其驹和杨秀。^③5月13日,《洛杉矶时报》以“东方与西方在工作室相遇——玛丽·璧克福的中国明星客人”(East Meets West in Studio Chinese Star Guest of Mary Pickford)为题,发表专题报道,并刊登身着中式服装、儒雅大方的梅兰芳与身着华丽礼服、彬彬有礼的璧克福的握手致意合影,照片与标题“Meet”完美呼应。餐后璧克福亲自带领梅兰芳等观赏了她的海滩别墅,参观了好莱坞著名的电影拍摄基地(Metro-Goldwyn-Mayer Studio)。^④无独有偶,5月25日,《纽约时报》再次报道这次招待会,独家刊发“西方人向东方人梅兰芳鞠躬!”(The West Bows to the East: Mei Lan Fang)的照片,将5月13日的“握手照”进化到了“鞠躬照”,尤其将“会面”(meet)一词演变成“鞠躬”(bow),图文交相呼应,意义非凡。

出乎意外的是,这次聚会被美国七个州、10家左右的地方报纸广泛转载,但标题被改为:“中西合璧的电影王国”(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其中包括宾州的《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⑤、新泽西州的《晨报》(Morning Post)^⑥、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日报》(Daily Republican-Register)^⑦、密苏里州的《圣路易

斯明星时报》(The St. Louis Star and Times)^⑧、宾州的《辛普森领袖时报》(Simpson's Leader-Times)^⑨、印第安纳州 Munster《时报》(Times)^⑩、宾州的《共和先驱报》(Republican and Herald)^⑪、加州的《奥罗维尔水星报》(Oroville Mercury Register)^⑫和得州的《瓦萨哈奇日报》(The Waxahachie Daily Light)等^⑬,都转发了照片或报道。必须指出,梅兰芳没有时间去那些小报所在的州或城市演出,但它们还是不离不弃,似乎漏掉有关梅兰芳的新闻,将有失职之嫌。一次地方性聚会,竟然引起全国性效应,实属罕见。据统计,在梅兰芳访美半年内,共有29个州的地方报纸发表和转载了关于梅兰芳访美的新闻,而这些州是梅兰芳未曾访问过的州,加上他曾访问演出的六个州七大城市,共有33个州(当时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还没有加入联邦政府)的地方报纸广泛、深入地报道了梅兰芳。

另一个细节是地方报纸广泛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在梅兰芳访美期间,举办有关京剧的一系列画作和照片的展览。美国首都的地方小报(The Sunday Star)详尽报道了梅兰芳京剧演出作为数据的设备和辅助工具(as data—equipment, paraphernalia),高度赞扬主办方用英文解释和介绍所有的实物,包括中国京剧的剧场、舞台、服装、乐器、道具、假胡子等。^⑭华盛顿的《晚间之星》(Evening Star)对此也做了专题报道,说明这次展览是在典雅艺术部(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支持下进行的,强调中国戏剧源自古老的传统精髓,同时也充满了符合现实的精神内涵(fully in accord with the spirit of modern

① 齐如山:《飞来福别庄小住记》,《梅兰芳游美记》(乙种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3~15页。

② 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5页。

③ 有关张彭春、梅其驹和杨秀的评价,参见洪朝辉、董存发:《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新亮点——从边缘视角观察梅兰芳访美》,《南国学术》2023年第1期,第97~110页。

④ “Mei Lan-fang is Luncheon Guest,” *Los Angeles Evening Citizen News*, May 13, 1930, p. 13.

⑤ “Mary Pickford Entertaining Mei Lan-Fang and Madam Mei Lan-Fang,” *Pittsburgh Post-Gazett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May 15, 1930, p. 12.

⑥ “Snapshots of Hollywood,” *The Morning Post* (Camden, New Jersey), May 15, 1930, p. 7.

⑦ “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 *Daily Republican-Register* (Mount Carmel, Illinois), May 16, 1930, p. 3.

⑧ “Snapshots of Hollywood,” *The St. Louis Star and Times* (St. Louis, Missouri), May 16, 1930, p. 6.

⑨ “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 *Simpson's Leader-Times* (Kittanning, Pennsylvania), May 16, 1930, p. 16.

⑩ “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 *The Times* (Munster, Indiana), May 17, 1930, p. 9.

⑪ “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 *Republican and Herald* (Pottsville, Pennsylvania), May 17, 1930, p. 1.

⑫ “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 *Oroville Mercury Register* (Oroville, California), May 20, 1930, p. 6.

⑬ “East Meets West in Filmland,” *The Waxahachie Daily Light* (Waxahachie, Texas), May 20, 1930, p. 1.

⑭ Leila Mechlin, “Unusual Collections on View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Various Exhibitions of Work by Washington Students,” *The Sunday Star* (Washington, D. C.), June 1, 1930, p. 19.

times),其目的是展现完全避免现实主义的印象(an impression and it strenuously avoid realism),这表现了一种自由的象征,表明京剧主要而不是全部地倚重于情感、姿态和哑剧表达(It makes liberal use of symbols... a matter of motion — gesture, pantomime),并认为这次所展出的展品,纠正了美国观众过往的认识,对中国戏剧进行了有效的图示和阐发。文章特别提到,这些图卷和展品主要是齐如山先生准备的(were prepared by Mr. Chi Fu-San)。^①

同时,美国地方媒体乐于侧重中西戏剧的比较,便于外行的当地读者发生联想,增进理解。例如,1930年3月21日,一篇发表在新泽西《阿斯伯里公园报》(Asbury Park Press)的评论指出,东西方艺术都是各自文化的“缩影和总结”(epitome and summation)。例如,中国的戏剧是二维、精致和遥远的(two-dimensional, polished, remote),而一个精致的设计,往往是一种含蓄的暗示而不是明确的表达(hints rather than expresses)。作为对比,西方戏剧是丰满的,而且很粗犷,乐于说教(full-bodied, often coarse-grained and didactic)。这样,通过梅兰芳的视角,使美国人意识到西方戏剧其实不是一种“镇静剂,而是一种刺激剂”(not a sedative but an irritant)。^②“刺激”之后就少有回味和余味,治标不治本,而“镇静”之余,能够唤起反思、陶冶性情,治标又治本,犹如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所以,梅兰芳的京剧有助于一些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些许浅薄和无知。

而且,地方媒体也涉及中美戏剧设计的比较。例如,《洛杉矶晚报记录》(Los Angeles Evening Post-Record)对京剧的面具做了很好的启蒙,这显见地方小报的作用。报道说,面具在京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面具的颜色可以显示人物的性格。例如,红色面具显示出一个人的勇敢和忠实性格,黑色则表示了粗暴,而蓝色则表现了残忍。另外,鼻子上戴着一只小蝴蝶的人物,可能是一个喜剧演员所特有的一些超自然的力量(supernatural powers)。^③对此,明尼

苏达州的《明星论坛报》(Star Tribune)发表了剧作家John Mason Brown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中国京剧舞台设计和哑剧风格的独特,因为“这些演员通过他们在假想的门前弯腰的方式,或在下了看不见的马后抬起脚的方式,或绕着圈走以显示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距离,来确定他们每个连续场景的地点。”^④

有意思的是,美国地方报刊还注重讨论中国京剧的大众传播技术。当一些地方媒体见证了梅兰芳在美国的巨大成功之后,竟然认为梅兰芳巡演的广告技术和传播效能值得美国广告界、传媒界注意和学习。起初,一些纽约尖刻的评论家认为,梅兰芳访美是一次惊人宣传活动(a phenomenal publicity campaign)的最大受益者,但也表示,广告艺术可以使东方和西方产生共鸣和理解。不过,尽管硬件包装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功和软实力。对此,一家檀香山的地方媒体(Honolulu Star-Bulletin)就认为,世上存在许多奖励公共成就的国际大奖,但由于梅兰芳京剧“今年在改变西方人对东方人不理解(non-comprehension)的平均态度(average attitude)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梅应该得到一个大奖”。^⑤

《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曾刊登评论文章,强烈建议好莱坞要向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虚心学习。作者认为,洛杉矶这个最新、最流行戏剧艺术的地方,如果有什么事情对他而言是触发、甚至是巨大刺激的话,那就是梅兰芳——这位最古老且早已沉淀固化了的戏剧艺术领域的传人(exponent of all that is oldest and most inexorably fixed and static in that same realm)。作者认为,梅兰芳演出的戏剧几乎都是英雄主题,他所带给今天电影创作展现的手法和表达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的源头(the fountain head),这些都与现今流行的活泼、甚至目眩的方式,完全相反。所以,梅兰芳本人和戏剧与美国现在的影星和他们从事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作者最后感叹:“如果好莱坞没能最大限度地从梅先生那里学习

① Leila Mechlin, “Notes of Art and Artists,” *Evening Star* (Washington, D. C.), Jun 1, 1930, p. 97.

② “As Far as the East,” *Asbury Park Press* (Asbury Park, New Jersey), March 21, 1930, p. 8.

③ “Actors Use Many Masks,” *Los Angeles Evening Post-Record* (Los Angeles, CA), May 10, 1930, p. 7.

④ John Mason Brown, “Colorful Appeal of Mei Lan-Fang’s Acting Brings Relief from Occidental Realism,”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innesota), March 2, 1930, p. 45.

⑤ “A Teacher from China,” *Honolulu Star-Bulletin*, June 26, 1930, p. 6.

到对我们最大且具有持久优势的益处,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①

二、认知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民间外交的实质是普通民众的情感交流和人际交往,作为最接地气的地方媒体能够直接反映普罗大众对梅兰芳本人的观感,并进而影响他们对整个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因为美国地方媒体不仅对事件细节和中国京剧的评价见解独到,而且对梅兰芳为人、为艺的评价视角,也十分精彩新颖。如果将纽约百老汇的主流评价与洛杉矶好莱坞的“边缘”评价进行对比,更值得探讨。

美国地方媒体经常通过赞美梅兰芳,为中国形象正名。首都华盛顿一家报纸(*Evening Star*)提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一种粗暴的讽刺(A gross caricature),这种看法来自于舞台和银幕上流行的辫子(猪尾巴)形象(pig-tailed effigies)”,自满清以来,中国人早已被妖魔化为“一个可怕的人物,背后挂着一条长长的辫子”(a frightful figure with a queue hanging down the back),但这种错误的描述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声誉(has done much to harm Chinese prestige)。有时在美国大城市唐人街演出的戏剧,仅仅是为了娱乐美国华人,“根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艺术和文化”。但这次梅兰芳的到来,让美国人对华人种族有了新的认识(Give Americans New Picture of Race)^②

这就是梅兰芳访美的民间意义,因为他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无知与偏见。一位夏威夷的读者来信提到了种族问题,她很有见地地认为,通过交流,“发现了一些赢得我们尊重和兴趣的其他种族的人,他们的名字与成就联系在一起”(whose names are linked with achievement),因为无论是在艺术、政治还是商业方面的成就,总是一种普遍的语言(a universal language),帮助我们敬佩那些成功的少数族裔,因为美国既是一个功利的社会,但也是一种承认现实的文化,只要少数族裔出现成功的名

人,美国社会大众不仅会对这个成功人士肃然起敬,而且也会爱屋及乌,对这个名人所属的少数族裔、国家和文化激发兴趣与产生尊重。毕竟,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和多族裔社会。因此,梅兰芳访问美国大陆和檀香山的一个有趣的副产品是,“通过梅氏本人作为世界知名人士的访问,美国许多知名人士的家门和友谊开始向梅兰芳敞开,从而增进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种族理解”(greater racial understanding)。这位读者睿智地体会到,“了解一个种族中最优秀的人,就是了解了这个种族的的可能性(To know the finest people of a race, is to know the possibilities of that race)”。她认为,“给予美国人认识梅兰芳这样一个人的难得机会,以及给予梅兰芳认识美国一些杰出人士的机会,将向双方揭示每个国家所拥有的可能性,并将促进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利益,为国际理解和善意之链条中(chain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good will)慢慢形成的一个环节(so slowly being forged),作出贡献”。^③ 由此表明,交流很重要,名人的交流更重要,但平民百姓能够认同和赞美这种交流,就是中美民间外交的重中之重了。

对此,一些地方剧评家侧重梅兰芳在从事民间外交过程中,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能力。一位威斯康星的剧评家认为,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在德国演员亚历山大·莫伊西(Alexander Moissi)之后,还能像梅兰芳那样跨越语言的障碍(reaches across a barrier of language)。他认为,一旦你学会了区分梅剧中的肢体动作和唱腔变化,梅就会让你明白其中的大部分剧情,尽管你听不懂他的唱腔。^④ 一位夏威夷的读者写信给当地报纸,满怀深情地赞美梅兰芳:上周三,在一家美丽的花园里,“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嘴角带着微笑,如此温柔,如此天真,让人怀疑他是极其年轻还是拥有孔子的智慧(wisdom of Confucius),迎接檀香山的知名人士聚会。他站得笔直,神态自若,向一些人鞠躬,在别人向他介绍时轻轻抚摸他们的手。梅兰芳是一个你觉得你已经认识,并且爱了一辈子的人”(you feel you have known, and loved, all your life)^⑤

① William Hamilton Cline, “Mei Lan-Fang by William Hamilton Cline,”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y 22, 1930, p. 26.

② “Chinese Actors on Tour Give Americans New Picture of Race,” *Evening Star* (Washington, DC), Feb. 14, 1930, p. 17.

③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Nathalia Walker, “Achievement—And Racial Understanding,” *Honolulu Star-Bulletin*, June 23, 1930, p. 6.

④ Richard Lockridge, “Chinese Players Bring Broadway Something New,” *The Post-Crescent* (Appleton, Wisconsin), Feb. 18, 1930, p. 16.

⑤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Nathalia Walker, “Achievement—And Racial Understanding,” *Honolulu Star-Bulletin*, June 23, 1930, p. 6.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地方报纸曾引用一位观众的话:今天,梅兰芳是“中国舞蹈艺术真正复兴的唯一希望”(the only hope of a real renaissance of the dance art in China.)。^①

美国地方媒体还常常通过近距离采访和了解梅兰芳,为华人特性与性格正名。长期以来,华人在美国人的印象中就是刻板、甚至呆板,不苟言笑,不喜形于色。但地方报刊的记者通过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国民众的偏见。例如,当时担任著名月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的 Elisabeth Green,在7月18日欢迎梅兰芳回到上海的码头上,亲自采访并询问梅兰芳:经过长时间在美演出后,您一定感到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吧?没想到,梅兰芳迟疑了一阵说:“只有部分如此,因为我将在美国留下这样的好朋友、新朋友”。对此,Green女士评论道:这是梅兰芳访美成功最有意义的例证,因为通过梅兰芳历史性的演出所建立的中美友谊,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梅兰芳的魅力——他的艺术——已经直接地、视觉地、充满活力地(directly, visually, vibrantly)传递给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描述性的词语(descriptive word)传递给梅兰芳”,这就是双向交流的巨大功能。除了无价的友谊,“实现艺术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art)是梅氏带给美国的最大礼物之一,仅次于友谊”(next to friendliness)。^②

类似,檀香山当地剧院曾经有一广告称:“梅体现了西方和东方的舞台感觉”(stage sensation of Occident and Orient),^③只有东西方找到了心同和理同,才有可能表达这种无价的舞台感觉,这就是民间外交所独具的心与心(heart to heart)的交流。一位女剧作家 Barbara E. Scott 曾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向梅兰芳鞠躬》(We Bow to Mei Lan-Fang)的长篇评论文章,记述了她在纽约旅馆亲自采访梅兰芳的真实经历。梅兰芳告诉她:“他在第一个晚上就怯场了、吓倒了(quite overcome with stage fright),他从头到脚都在颤

抖,生怕会出什么差错”,其中一大原因是:“观众如此安静!他们的安静让他感到害怕”,因为在中国的戏院,观众的回响与反应都很热烈,“难怪梅兰芳对他在纽约的首演当晚,观众的行为感到有点奇怪。这种安静一定是令人吃惊的。他的观众在三幕演出中鸦雀无声(rapt silence)地坐着,不想错过这个异国情调表演的任何一个细微之处(a single nuance of this exotic performance),并被他的魔力迷住了”,作者由衷地感叹:“可怜的梅兰芳!”因为对梅兰芳而言,“这就像圣诞节前的夜晚,没有一个生物在骚动,甚至连一只老鼠也没有”(not a creature was stirring, not even a mouse)。^④但是,正如梅兰芳所说,“当他看着观众友好的眼睛时,他的勇气逐渐恢复。他的腿变得有力。欢乐在他的心中苏醒了”(Joy awoke in his heart)。^⑤其实,这位美国剧评家从另一角度为喧闹的中国戏院提出了有力的辩护:虽然中国观众习惯于一边磕瓜子、一边欣赏他们的偶像在舞台演出,但这绝不是不尊重、不懂戏,中国人对梅兰芳的“艺术欣赏比我们西方人对百老汇和好莱坞英雄们的欣赏,更有诗意”(a more poetic appreciation)。^⑥这类误解的澄清,也可以引申到多数西方人讨厌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的习惯。

另据报道,梅兰芳在参观好莱坞时,曾接受一些人员的非正式采访,梅兰芳非常平易近人地向一些女性俱乐部的演员们解释说,在中国,演员对浪漫情感的描绘是非常微妙和矜持的(so subtle and reserved),不能与好奇的西方观众“打成一片”(go over),而且中国人不愿意接受美国式的示爱方式,特别是接吻。“不接吻?”一个睁大眼睛的银幕女郎问,“中国人好可怜!”同时,梅兰芳还解释了中国人是如何抛弃了令人讨厌的现实主义风格(objectionable realism),梅兰芳说:“虽然我假扮(impersonate)女人,但我并不试图伪造女人的身材”(counterfeit a woman's figure),女记者回应道:“好吧,我们女人现在已经习惯了男孩子的

① Katherine Scarborough, “The World Goes on with the Dance — Ted Shawn Learns Way Peoples Find Rhythmic Expression,” *The Baltimore Sun* (Baltimore, Maryland), Feb. 23, 1930, p. 104.

② Elisabeth Green, “An American's View of Mei Lan-Fang's Gift to America,” *The China Critic*, August 7, 1930, p. 749.

③ “Mei Lan-Fang: Stage Sensation of Occident and Orient,” *The Honolulu Advertiser*, June 20, 1930, p. 7.

④ Barbara E. Scott, “We Bow to Mei Lan-Fang,”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5. 229 (May, 1930): 573-574.

⑤ Barbara E. Scott, “We Bow to Mei Lan-Fang,” 574-575.

⑥ Barbara E. Scott, “We Bow to Mei Lan-Fang,” 575.

身材 (boyish figure), 你看起来非常自然和现实。”^①梅兰芳这类随和、平易、幽默、真诚的交流, 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华人的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地方媒体还通过评价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水平, 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水平。一位好莱坞剧评家认为, 百老汇等剧评家对梅兰芳的旦角表演、男扮女装、精致舞蹈和优雅节奏 (juggling and exquisite rhythmic grace) 都有高度评价, 但却忽略对他歌喉的评价。他认为, 梅兰芳为京剧舞台带来的声乐表达, 比西方世界所有演员都更具有丰富意义。尽管西方人听不懂梅兰芳的中国语言, 但“他所诠释的声乐力量表现得这么清晰 (so clearly interpretative), 以至于我们不需要理解他的语言, 也能感受其中的含义”。他认为, 中国的长元音以一种喃喃自语的丝丝声出现 (a murmuring sibilant hiss), 听起来完全像冷杉树林中的风声, 或者它们被遮蔽成一种柔和的鼻音, 类似流浪音乐剧 (straggly musical)。在他眼里, “在不同的场景, 梅兰芳的歌声既可以在恼怒或争论中高亢而激扬, 又可以在愤怒或悲痛中刺耳且错落有致 (piercing and staccato with anger or grief)”。所以, 他认为, 这位梅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声乐天才 (a veritable vocal genius), “他的声音可以像他那双细长白玉般的手一样令人心动, 可以像他轻盈的身体一样有节奏, 可以像他的小脚一样灵巧, 可以像他富有表情的眼睛一样清楚地反映出他的情绪”。^② 对此, 著名中国文学家林语堂 (1895—1976)^③ 在英文专著中也提及, 西方将中国戏 (“hsi”) 翻译成戏剧 (Drama) 是误导性的 (misleading), 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歌剧 (Opera), 因为中国戏剧以“唱”为主, 而不是以“看”为主 (“listen” to a play, rather than to “see” it)。^④

另外, 美国地方舆论倾向于整体评价梅兰芳的表

演艺术, 加深了对中国京剧文化的认知。在夏威夷的檀香山, 当地媒体认为美国人对梅兰芳的关注, 不能仅仅肤浅地突出他是一位演员, 相反, “他是一个高超的艺术家, 他的整个身体是一把竖琴, 他控制得完美与和谐”,^⑤ 并称梅兰芳是“亲善大使” (Ambassador of Good Will)。^⑥ 在梅兰芳离别夏威夷之前, 当地媒体表示, 梅兰芳所“展示的艺术形式因其美丽和精致, 以及宏伟的背景而引人注目, 我们的民众更渴望向他致敬”。^⑦ 也有报纸报道, 看梅兰芳演出的一个晚上, “就像在人类画廊里 (a gallery of human pictures) 度过的一个晚上”。当百老汇 49 街剧院的观众风暴般地席卷票房时 (storming the box office), 梅先生平静地接受了他所应得的礼遇。对此, 几年前曾试图说服梅来美国演出的 Morris Gest 幽默地认为, 他无法忍受在第四十九街票房拥挤排队、抢购梅兰芳京剧戏票的情景。^⑧

尤其是, 一些剧评家看到了梅兰芳表演艺术的两面, 既优雅又雄辩且富有激情。一位剧评家认为, 在梅兰芳的表演中, “最有可能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优雅, 他的珠状似的黑眼珠镶嵌在一个完美的象牙面具中 (perfect ivory mask), 在揭示喜、怒、哀、惧、恨等所有激情方面, 表现得非常出色。他的微笑是腼腆的, 就像少女一样, 而且很微妙。他对幽默的享受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显然是真情实感”。^⑨ 不过, 《芝加哥论坛报》则发表专题报道: 如果你想知道谁是梅兰芳? 那么答案就是“雄辩与激情” (eloquence and enthusiasm), 因为作为一个男演员, 他扮演的是女英雄 (heroines)。^⑩ 当梅兰芳在 4 月 6 日芝加哥首演的前一天, 当地媒体夸张地表示, 梅兰芳是过去 400 年来最受青睐的中国演员, 给我们中西部美国人展现了

① George Shaffer, “Love Making in U. S. Films Jars Chinese,” *Daily News* (NY, NY), June 2, 1930, p. 316.

② Elizabeth Yeaman, “Acting, Juggling, Dances Offered by Chinese Star,” *Los Angeles Evening Citizen News* (Hollywood, CA), May 14, 1930, p. 8.

③ 林语堂 1916 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学位、1921 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23 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古汉语语言学》。

④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53.

⑤ “Mei Lan-Fang Personifies China’s Art,” *The Honolulu Advertiser*, June 19, 1930, p. 11.

⑥ “Mei Lan-fang, Ambassador of Good Will,” *The Honolulu Advertiser*, June 19, 1930, p. 18.

⑦ Henry Dougherty, “Seen and Heard at the Theaters,” *Honolulu Star-Bulletin*, June 25, 1930, p. 2.

⑧ Jefferson Bell, “Mother Goose Plays to Capacity Houses,” *The Miami Herald* (Miami, Florida), March 2, 1930, p. 45.

⑨ Burns Mantle, “Idol of Orient Shows Wares to New York,”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Fort Worth, Texas), March 2, 1930, p. 14.

⑩ “He Plays Heroines!” *The Chicago Tribune*, March 23, 1930, p. 89.

最佳中国艺术的样板。^① 芝加哥媒体还第一次使用了“梅粉”(mei-fans)一词,意指东方戏剧的西方崇拜者(occidental admirers of oriental drama)。^②

最后,美国地方媒体独到地分析了梅兰芳访美演出成功的原因。一位夏威夷的剧评家认为,梅兰芳的成功应该与下列三大因素有关系:一是一些纽约社会女士们的热情和一些精明的宣传策略(shrewd publicity tactics);二是他的表演、服装和音乐中的“连接共鸣”和“异国情调”的元素(the “wired” and “exotic” elements);三是人类情感本质上所呼吁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ity of his appeal to the essentially human emotions)。^③ 另一位剧评家则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独特性方面做了分析。第一,节目新颖且具有吸引力(productions novel in appeal);第二,女性角色的创造达到完美境界(creation of feminine roles attains perfection);第三,舞蹈节目显示了节奏的技巧(dance numbers show rate rhythmic skill)。^④

三、批评的警醒价值与民间外交

与美国主流媒体和著名剧评家几乎一边倒地赞美不同,地方媒体则大胆发表了一些批评梅兰芳和中国京剧的评论,保留了一点美国新闻界和剧评界的“毒舌”传统。由此,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梅兰芳在美国民众心中的不足与缺憾,而且民间交流的负面批评既是美国社会生态的客观和真实的反映,更是京剧艺术得以改良和进步的动力。

美国地方媒体郑重而坦率指出:中西方戏剧的截然不同,不值得互相学习,更不需要互相改变。田纳西一家报纸指出,“梅兰芳的戏剧与我们的戏剧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东方人对西方人的戏剧影响不大。它(东方戏剧)尽管具有新奇的美学、独特的风格、奇特的魅力,但也是容易让人厌倦的东西”。^⑤ 一家巴尔

的摩地方报纸也认为,美国的舞台是不会向梅兰芳学习的,“因为这需要两到三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这种漫长的学习“几乎是不值得的”。^⑥ 作者还强调,“如果认定:任何文明都会有意识地去借鉴另一种文明的精髓,这是荒谬的,例如,西方人曾经试图像东方人那样去做圣人,去写他们的诗歌,去接管(take over)他们的哲学,但所有这些都是不成功的,而且都是愚蠢的(notable unsuccessful and in the mass silly)”。所以,他认为,西方与中国的光明之路(way of light)的根基、主线或核心(roots, or mainsprings, or core)截然不同,除了一些表面的技巧,或一些模糊的一般提示外(a few surface tricks, or a few vaguely general hints),任何一方都不能从另一方那里得到更多,甚至这些都必须从一些中间人(some intermediary)那里获得。^⑦ 其实,他是直接否定了直接交流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反而强调通过第三者的中间人,也许更能达到借鉴的目的。

同时,一些地方媒体强调美国民众的不可改变性。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专家认为:“这里的观众对任何他们不容易理解的节目都没有耐心,这几乎就是美国的普遍经验。梅兰芳不会对让我们发笑的谈话片段(talkies that make us laugh),有任何改变。”^⑧ 根据首都华盛顿一家报纸报道,虽然梅兰芳的夫人也是演员,但他们俩从来不在一起进行表演京剧,因为这将严重违反中国戏剧舞台的道德(strictly against the ethics of the Chinese stage),^⑨而这种道德观和价值观,西方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尽管梅兰芳的夫人曾经是京剧演员,结婚后也不曾与梅兰芳同台表演,但这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婚后的女演员,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相夫教子、不要抛头露面,而不是因为考虑美国式的利益冲突和道德不

① “Plays Tomorrow,” *The Chicago Tribune*, April 5, 1930, p. 3.

② Charles Collins, “The Stage,” *The Chicago Tribune*, April 15, 1930, p. 35.

③ “The American Reception of Mei Lan-fang,” *The China Critic*, April 17, 1930, p. 365.

④ Edwin Schallert, “Chinese Star’s Art Unique,” *The Los Angeles Times*, May 15, 1930, p. 43.

⑤ *The Knoxville Journal* (Knoxville, Tennessee), Feb. 27, 1930, p. 5.

⑥ “Theatrical Spectacle,” *The Baltimore Sun* (Baltimore, Maryland), Feb. 26, 1930, p. 14.

⑦ “Theatrical Spectacle,” *The Baltimore Sun*, Feb. 26, 1930, p. 14.

⑧ Adam Breede, *The Hastings Daily Tribune* (Hastings, Nebraska), Feb. 27, 1930, p. 4.

⑨ “Imperial Chinese Dramatist Play for Minister and MME. Wu—Distinguished Washingtonians See China’s Foremost Actor in Special Performance Here,” *Evening Star* (Washington, DC), Feb. 15, 1930, p. 14.

彰,由此也反映美国地方媒体缺乏报道质量和基本常识。

而且,还有人批评梅兰芳不配也不应成为中国的慈善大使。1930年7月31日林语堂在英文周刊《中国评论》上,发表尖锐地批评梅兰芳的文章,在美国各地影响很大。林语堂文章首先提到梅兰芳从美国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接受了《上海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的采访,其中梅兰芳说:我赴美的“主要目的”(my chief purpose)是“创造相互的善意,促进中美之间的理解和友谊”(Create mutual goodwill and promote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对此,林语堂反驳道:“梅先生没有资格成为亲善大使,而且,创造亲善也不是或曾经是他访问的主要目的”(Neither is Mr. Mei qualified to be an ambassador of goodwill, nor is it true that the creating of goodwill was, or has ever been, the chief purpose of his visit),其理由是:“众所周知,梅先生在社会上是一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socially quite a human, lovable person),不是特别喜欢政治家的花言巧语(not particularly given to politicians' cant and rhetoric)。这一点也得到齐如山的佐证:“我深知他(梅兰芳)除演戏外,别无所长,关于演戏,你同他说一点,他就可以做到,且做得很好。关于处世,则只忠厚和藹外,自己一点判决力也没有。”^①对此,林语堂还认为,如果梅兰芳能够实话实说:此次美国之行的“主要目的”与我们任何国人出国一样,只是去看看西方世界,那就很有人性且可爱(infinitely more human and loveable),而且所有人都会赞美梅先生的勇敢和冒险,至少比我们年轻的前皇帝(溥仪)多了一份勇气。其实,笔者恰恰认为,正因为梅兰芳憨厚、诚实、和藹、纯情,而不是一些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谨慎、城府、圆滑、面面俱到,才能在中美民间外交上起到心灵相通、真诚交流的效用,也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大使”所必需的素质。

更令人惊讶的是,林语堂还提到:我必须说,梅兰芳所有关于“中国文化的使徒”的言论,“仅仅是垃圾或胡说八道”(all his “apostle-of-Chinese-culture” talk is mere bunkum)。林认为:如果说梅兰芳京剧“征服”(conquest)了美国,那么,“麻将和杂碎”(ma-jong and

chop-suey)则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因为它们都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而已,而把中国人一些低级物质主义的哗众取宠的玩意,称为“文化”或“征服”的话,这是很危险的。林语堂怀疑,中国的麻将、杂碎和梅兰芳一样,并没有使真正智慧的美国人对中国生活和文化增进丝毫的理解,这犹如一位身着华丽的中国古装、穿着一对三寸金莲(waddling on a pair of three-inch golden lilies)的中国女士,走在纽约百老汇的大街,也会像梅先生一样吸引美国人的注意,但如果说这位中国女士促进了中美之间更好的理解和友谊,那显然是不公平的(manifestly unfair)。^②

林语堂还直接批评梅兰芳的艺术表演水平。林语堂认为:在道义上他不相信京剧“是非常高层次的艺术”,如果“问问梅的拥护者,梅先生的艺术在哪里?他们的心是如何被吸引住的”?他们一定无从回答。所以,他担心梅兰芳会把自己降格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可笑之物(downright ridiculous):一个倾斜的肩膀、一个多情的眼神、一双柔软洁白的手,以及假的性吸引力(fake sex appeal)。林还嘲笑道:碰巧我不喜欢梅的厚嘴唇,这种虚假的性吸引力,“只有在一个多种复杂的性压抑的男人社会中”(a society of men with many kinds of complicated sex-repressions),才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

林语堂竟然还认为,梅先生的艺术是“歌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urtesan),而不是“戏剧”的艺术(not dramatic art)。当楚霸王项羽向他的宠妃(梅先生扮演)告别时,“梅先生只是蹙起眉头,发出平常的叹息和几声贫血的尖叫(gave a few anemic squeaks),并假装用长长的丝质袖子擦拭眼睛,甚至袖子都没有接触到他的眼睛”。所以,林语堂认为,就真正的演技而言,梅先生可以在银幕上观看美国电影明星诺玛·希勒(Norma Shearer, 1902-1983)或露丝·查特顿(Ruth Chatterton, 1892-1961),并从头开始学习整个课程。林语堂还极尽讽刺之能事:感觉梅先生演骑马和我五岁女儿演骑马之间的区别是:梅先生的鞭子有一些丝穗,而我女儿没有,而且梅先生把他的鞭子高高举起,而我女儿则只能把它夹在两腿之间。两人的戏剧

①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宝文堂书店,1989年,第149~150页。

② Yutang Lin, ed., “The Little Critic,” *The China Critic*, July 31, 1930, p. 732.

性技巧差不多,没有什么可选择的(There is no very much to choose between the dramatic technique of the two)。总之,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表演,“需要立即进行一场完全、全盘、无条件 and 彻底的革命”(immediate need of a complete, wholesale, unconditional and unmitigated revolution)。^①

林语堂的批评文章后来部分出现在他于1935年出版的英文名著《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其中再次提到:就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表演而言,梅兰芳可以适当地从美国电影明星那里学习ABC(may appropriately learn the ABC's)。而且,林重复在1930年文章中的论调:当梅兰芳“拿着鞭子假装骑马或玩划船时,他的演技既不比我五岁的女儿好,也不比她用竹竿拖着东西玩骑马的时候差”。^② 其实,林是借贬低京剧的形体表演,来贬低和羞辱梅兰芳,这样的批评已经存在恶意之嫌。

必须指出的是,林语堂的负面评论引起了西方和美国地方媒体的广泛注意与反响。例如,1930年9月21日,加州地方小报和俄亥俄州小报都转发了一篇文章,认为美国人也许并不完全理解林语堂的真正意思,但我们知道他批评梅兰芳的意思“非常明显”。小报文章的标题带有赞赏林的倾向:“中国人说,梅兰芳应该去好莱坞学艺术”,作者还认为,林语堂非常好地编辑了(excellently edited)这篇文章,而且将梅兰芳的艺术称为“垃圾”(Bunkum),作者好奇地想象:如果梅兰芳听到了林语堂的批评,并尊重林的建议,来美国学习银幕技术,那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悲剧”。^③ 另外,夏威夷一家报纸的记者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林语堂对梅先生宫廷艺术的抨击真是胆大,类似英国人敢于攻击莎士比亚或法国人贬低莫里哀一样的大胆,在林语堂眼里,中国“什么都没有改变,自从十三年前(1917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整个语言已经被革命化了,而在这巨大的变化之外,舞台的革命却显得相对的微不足道”。^④

当然,也有对林语堂的批评提出反批评的文章。William Frohme 在夏威夷报纸(The Honolulu Advertiser)上发表文章,认为林语堂是在故意抬杠、哗众取宠,目的是吸引公众注意,并强调:林语堂博士看上去是在扯别人的后腿,事实上是在“扯所有人的后腿”(pulling everybody's leg),其实,这就是林希望“引起他人注意的小伎俩”(his own little private method for calling attention to himself),林语堂故意要挑战一种广泛流行的赞美梅兰芳的观点,从而引起讨论,“这种讨论将围绕着他林语堂自己”(will center around himself),“夸张地嘲笑一下京剧艺术”(poked a little exaggerated fun at that art),旨在沽名钓誉,为了博得眼球而发出这些没有水平的批评,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批评水准不可同日而语。^⑤ 作者还提到,“因为没有人比林博士更清楚,将梅兰芳的艺术与露丝·查特顿(Ruth Chatterton)的艺术进行比较,是没有可比的基础”。这位作者还披露:林语堂曾为作者在中国编辑的一份报纸写过文章,林当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非常谨慎地在括号里说,他的博士学位得到了德国柏林大学等教授的祝福,“而不仅仅是任何美国大学”,为了贬美扬德。当作者将林的注解删除后,林“相当生气”,可见此人的心胸和心态。不过,作者认为,林语堂试图通过批评、辱骂梅兰芳来引起美国公众注意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至少这位作者已经见过3~4位著名西方人士对林文章的高度关注。^⑥

其实,林语堂的英文文章还在上海滩发生影响。上海《娱乐周报》的“文艺”副刊也刊登文章认为:“林语堂谈梅兰芳将引起外国人误解”,提出:幽默大师林语堂近来出版英语书《我的国家我的同胞》(即《吾国吾民》),其中论及梅兰芳时,嘲讽“梅的唱功曾受到美国人欢迎的说法,实令人怀疑,至于他的做功很为幼稚。每以手执马鞭佯作乘马之状,或演划船”,故与林的五岁小女“跨竹竿以玩骑马,无优劣可分。推林

① Yutang Lin, ed., "The Little Critic," p. 732.

②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p. 255.

③ "Chinese Say Mei Should Study Art at Hollywood," *The Morning Times and Red Bluff Sentinel* (Red Bluff, California), September 21, 1930, p. 2; "Contemporary Comment: Mei Lan-fang and Hollywood," *The Dayton Herald* (Dayton, Ohio), September 2, 1930, p. 8.

④ "Contemporary Comment: Mei Lan-fang and Hollywood," *The Dayton Herald*, September 2, 1930, p. 8; "Mei Lan-fang as He Looks to Lin Yu-Tang," *The Honolulu Advertiser*, September 21, 1930, p. 32.

⑤ William Frohme, "More of Mei Lan-Fang and Lin Yu-Tang," *The Honolulu Advertiser*, December 21, 1930, p. 15.

⑥ William Frohme, "More of Mei Lan-Fang and Lin Yu-Tang," *The Honolulu Advertiser* (Honolulu, Hawaii), December 21, 1930, p. 15.

之言,无非为显出他的幽默,但对外人这样说,每易引起误解。何况梅之演剧佳处,并不是完全在骑马或划船呢”。^①

四、结 语

梅兰芳访美演出、中美民间外交与美国地方媒体的互动关系存在逻辑性。梅兰芳独具的人格魅力、非凡的京剧表演水平、非政府和非政治的访美性质、深入基层和直面百姓的风范,为中美民间外交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美国 33 州地方媒体超级强度、广度和深度的报道,又为梅兰芳的成功演出和民间外交的空前成就,提供了广泛的媒体支持和舆论准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梅兰芳推动中国京剧走向美国主流的能量,增进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三重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侧重美国地方媒体的视角,能够帮助中美社会共同认识地方媒体对国民外交的重要作用。

很显然,地方报刊能够强化和细化主流媒体所轻视或忽视的故事。例如,梅兰芳作客玛丽·璧克福别墅的报道,不仅引起了各州众多小报的关注,将梅兰芳的影响力也从大都市推向地方县市,而且美国媒体将梅兰芳与璧克福的礼节性“面见”,提升到了文化性“鞠躬”,促使中国戏剧明星与美国电影明星交相辉映,百老汇与好莱坞难得对接,尤其是名人之间的私人往来,既排除了官方色彩,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地方民众的眼球,并超越不同党派和利益的障碍,促使国民外交得到最大化的发展。

而且,地方报刊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尽管纽约百老汇的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了关于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报道和评论,但地方媒体的视角不仅重视细节、故事和心理状态的描述,而且将一些重要事实予以补充落实。例如关于如何评价梅兰芳的歌唱能力、京剧的哑剧技能、京剧的面具功能、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京剧道具展览等,都更能展现趣味性、故事性和草根性,反映了地方新闻的独特性。而这些视角恰恰能够帮助两国的官方外交发现新的亮点和新的增

长点。

当然,地方报刊能够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例如,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主流媒体对梅兰芳表演的实质性批评,这种一面倒的赞美使人有点难以置信百老汇剧评界的公正性。而且,一个没有负面批评的剧评界,其正面评价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很显然,鉴于地方媒体取悦读者喜好负面批评的口味,登出一些也许不是很专业的批评意见,但也能起到“小骂帮大忙”的扩散与助推效应。也许,这些负面批评的传播正好帮助梅兰芳的名声扩及美国各州,包括梅兰芳从未前去演出过的各州各县。尤其是林语堂的尖刻甚至无理与无礼的评论,只有地方小报才乐于传播,而主流报刊一般比较谨慎,不敢轻易发表。这种多面形象和不同视角的媒体展现,反而能够凸显梅兰芳和中国京剧的真实性,促使民间外交更加符合民间的习俗,少了虚伪的完美,多了客观的缺陷。

同时,研读地方报刊一定需要学者的辩证、比较和综合能力,而这些能力又是民间外交成功的基本要求。例如,当美国媒体在批评美国社会对中国形象和中国人特性的偏见与无知之时,正是在凸显梅兰芳这个国民大使形象的重要与必要,而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正面澄清,就是在承担中国人自己难以表现的“故事员”的功能,国民外交既需要中国人侧重讲述中国的正面故事,也需要美国人讲述好坏俱全的客观故事。尤其是,有些负面评论似乎是一种消极的嘲讽,但经过细细品味之后,能够得到一种积极的警示、善意的忠告、辩证的启示,这就是文化交流、民间外交的真正要义。

总之,面对今日中美关系的发展瓶颈,回顾 1930 年梅兰芳的访美事件、分析梅兰芳推动中美民间外交的作为,以及发掘美国地方媒体的多元报道,有助于我们关注中美之间的基层社区、文体交流、草根百姓和地方新闻,旨在重新认识和重视边缘人群、边缘地区、边缘主题和边缘媒体,推动“边缘学”研究,^②努力打开外交僵局、强化民间友谊、促进非政府和非政治的深度交流。

^① 幽墨:《林语堂谈梅兰芳将引起外国人误解》,《娱乐周报·文艺》1935 年第三十一期。

^② 洪朝辉、董存发:《中美文化交流中的新亮点——从边缘视角观察梅兰芳访美》,《南国学术》2023 年第 1 期,第 99~100 页。

The Role of American Local Media in the Sino-America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Mei Lanfang's Visit to the U. S. in 1930

Hong Zhaohui¹ Dong Cunfa²

(1. *Fordham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States*; 2. *Center for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Mei Lanfang'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0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merica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because, among other reasons, the many performances of the Mei troupe in various American cities receiv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coverage by local media outlets. The reports and reviews of Mei's Peking Opera by the local American newspapers not only provided detailed, interesting, and critical accounts of the authentic Chinese theatrical arts; they conveyed a sense of immediacy and uniqueness in introducing to local communities an unfamiliar cultural phenomenon. Collectively, their thorough reports and analyses, including illuminating reviews that offered simultaneously artistic commentaries on and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Mei's performances as well as cultural reflections of Peking Opera as a reliable, albeit foreign, art form, functioned as an effective vehicle in conducting successful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Clearly, the local media complemented, reinforced, and refined the coverage of events that were downplayed or neglect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thus filling an important narrative and analytical void.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coverage also enables scholars to adopt compa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s in their serious inquiries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Mei Lanfang's US performance tour while alerting thos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Sino-America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of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media, grassroots communit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Keywords: Mei Lan-fan; Performance in U. S; Local Newspaper; Sino-America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责任编辑 陈文彬]